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副领事

宋学智 王殿忠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Handwritten notes:
L'histoire
de la
vieillesse
et de la
mort

Background text from the book cover:
dit la femme qui était sur
que l'électro
dit la femme qui était sur
le balcon où se
dans les toits. Très bas. au-dessus
Maria a ~~quitte~~ quitté la ville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afin de ~~toucher~~ touché la terre.
Le couloir, par terre, était
couvertures. Parmi eux se trou
où elle se ~~tenait~~ tenait maintenant
~~dans~~ déjà l'hôtel est plein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à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副领事

宋学智 王殿忠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副领事/[法]杜拉斯著;宋学智等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1

ISBN 7-5313-2177-7

I. 副… II. ①杜… ②宋…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890 号

Le Vice-Consul, India Song ©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28 千字 印张: 11 插页: 2

印数: 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荣胜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2177-7/I·1893 定价: 18.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并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编者说明：《副领事》是小说，《印度之歌》是电影剧本，它们讲述的是同一段令人心伤的爱情故事，正如作者所说是用不同的“方式和视角”讲述的。合为一册，互文参照，可更好地深入杜拉斯的世界。

目录

副领事 1

印度之歌 185

献给让·C.



副领事

宋学智译

她在走着，彼得·摩根写道。

为何不回去呢？必须让自己消失。我不知道。你会明白的。我需要一个方向，让自己消失在那里。必须打消其他念头，遗忘知道任何事情，走向那险恶莫测的天边，走出这宽广辽阔的沼泽。数不尽的斜坡纵横其间，看不出为什么。

她正在这么做。她一连走了几天，顺着斜坡，又离它而去，渡过河水，径直地往前，走向远方的沼泽，跋涉而过，向着更加遥远的沼泽走去。

脚下还是在洞里萨湖一带，她还能认出。

要知道，天边把你引去与它汇合，但天边也许并不是那么险恶莫测，哪怕人们都这样认定。而人们压根儿不曾想到要留神的地方，往往才是最最险恶的。

低着头，她向着险恶莫测的天边汇合而去；低着头，她认出泥沙里的贝壳，那是洞里萨湖的贝壳。

应该坚持走下去，为了让那个把你赶出家门的人最后又能想你，这是她从妈妈赶她走时说的话里，明白过来的道理，她在坚持，她认为就是这样，她往前走着。她失去了信心：我还太小，我还要回来的。如果你回来，妈妈说，我就在你的饭里放上毒药，把你毒死。

低着头，她往前走，往前走。她感到很饿，却很有力量。她在洞里萨湖平原上走着，远方天地相连，形成一条直

直的线，她走啊走，天边还是那么遥远，她停下来，又往前走，在那令人压抑的穹隆下，继续往前走。

饥饿和道路在洞里萨湖平原上生了根，又繁衍出新的饥饿和道路，伸向遥远。既已走出这一步，只有继续走下去，什么也不再说。在睡梦里，妈妈手拿一根棍子，瞪着她：你这个贱丫头，居然怀了孕，明儿太阳一出来，你就给我滚出去，你会永远嫁不出去，一辈子当个老姑娘。我的责任只是照顾这样的孩子，他们有朝一日能够离开我们……滚远些……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回来……记住任何情况……滚得远远的，远到我觉得不可能有的地方，远到你自已想象不到的地方……贱货，在你妈面前低下头，然后滚开。

她爸爸说：如果我没有记错，我还有个堂兄住在乌瓦洲平原，他的孩子不太多，恐怕他会收留你，当个佣人什么的。她还没有来得及问明乌瓦洲平原在哪里。雨天天在下，天空乌云不停地翻卷，向着北方滚滚而去。洞里萨湖在涨水，帆船在湖中行驶，从湖的这一岸只能在大雨过后出斜阳的时候，才看得见对岸的景象：但见在水天相连的地方，耸立着一道蓝色的棕榈树。

她刚从家里被赶出来的时候，一直都看得见湖的那一边。她从来没有到过那一边。如果到了那一边，她是不是就开始消失了？不会的，因为从那一边她还能看到这一边，她出生的地方。洞里萨湖的湖水显得平静，看不出水流，湖水含着泥沙，让人不免望而生畏。

她看不到湖面了。她又走到一片宽阔怪谑的沼泽地带，同样斜坡纵横。此刻那里空无一人，一切都静止不动。她是从这块沼泽地的另一边走来的，在她身后是一条铁路高高的

路基，铁轨已被大雨夺取光泽，她看见好像有什么生灵从路基上穿过。

一天早晨，一条河流横在她的面前。河似乎还没有醒来。但从河道上，她很容易地辨出一个方向，这让她劲头陡增。有一天，她爸爸说，如果谁沿着洞里萨湖走，他永远不会迷路，迟早他会在某个岸边，认出什么迹象来的；他还说，这是一个偌大的淡水湖，这个地方的孩子之所以能活下来，正是因为这个湖里鱼很多很多。她逆流而上，沿河走了三天，一边思量，如果到了河的尽头，她该能找到洞里萨湖的北面了吧。那时，她将面对着大湖停下来，就留在那里。有时她稍歇片刻，看着一双肿肿的脚，脚底已经感觉不到橡胶鞋底的存在，她不由得细细抚摩双脚。路上可以看到青青的稻谷，可以看到芒果树，还有香蕉树。她一连走了六天。

她停下脚步。在发现这条河流并顺着它去寻北之前，她是不是已经走过了头？她继续紧贴着蜿蜒绵伸的河流行走，有时天黑了也游上一程。接着再走。她在看：对岸的水牛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的水牛更矮更壮？她停下来，孩子在她的肚子里搅个不停，让她着实受不了：就像一群鱼儿在她肚子里交战，那是孩子自个儿闷声不响地在快乐地玩呢。

她在寻思：乌瓦洲平原究竟在哪里？她想，等她明白过来，可能她已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她考虑选择另一条让自己消失的途径：往北而行，越过她的村庄，下一程是暹罗，但在暹罗之前停住。到了北方不再有河流，我也就用不着老是这样顺河而行，我将在到暹罗之前，选定一个地方，就留在那里吧。她看见南方融化在大海里，她看到北方岿然不动。

没有人知道乌瓦洲平原在哪里。她往前走着。洞里萨湖的北面地势较高，所有南下的河流都流向大湖。看见这些河流全都汇合向大湖，就像是大湖的一头长发，随着大湖扭向南方。应当顺着这络络头发往上走，直到发梢，直到尽头。从那里向南回头，眼前将会是一望无际的河山，家乡的村庄也包括在全景当中。那些水牛又矮又壮，那些粉红色的石头有时大块大块地出现在稻田里，这些都是不同之处，意味着她的方向没有错。她想，先前一直围着她的村庄奔波打转，现在已告结束，她当初出发时的方向就错了，第一步就走错了。她对自己说：这回才是真的开始出发，这回我才选对了北方。

她弄错了。她选择了菩萨河逆流而上，可它起源于豆蔻山脉，在南边。她看着天边的群山，问人那是不是暹罗，人家说方向弄反了，那是柬埔寨。大白天，她在一个香蕉园里睡觉。

饥饿变得越来越强烈，奇形怪状的远山无关紧要，它只催人昏昏欲睡。饥饿把她带到山上，她开始睡觉。她睡着了。她爬起身，又上了路，有时朝着山地她认定的北方走去，然后又睡。

她寻找吃的东西。她睡了下来。她不再像在洞里萨湖走路时那样有劲了，步子变得沉重，身子开始晃晃悠悠。她绕过一个小城，人家说那是菩萨城。过了菩萨城，她往前又走了一程，而后，踉踉跄跄地朝山边径直走去。她从不去问洞里萨湖在哪里，什么方位，关于湖的方位，她认为别人说的都不对。

她打一个废弃的采石洞前走过，她走了进去，睡在里面。这是在离菩萨城不远的地方。从采石洞口，她可以看见远处有些草棚。有一次，大概是在两个月前，她出了一次门，现在也记不清了。在菩萨城一带，那些被赶出家门的妇女、老人、疯疯傻傻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相互交错而过，自管寻找吃的，互不搭话。大自然啊，给我一点吃的吧。有果子、有泥土、有带色的石头。她还想不出法子，去抓住那些靠着陡峭的岸边打盹的鱼儿。她妈这么说过：吃，吃，不要像死了你妈似的，吃。在午休的时辰，她寻找了好长时间。平原啊，给我一点儿东西嚼嚼吧。她去摘野果，野香蕉，去摘那发青的稻谷，去摘芒果，将东西带回洞里吃。她咀嚼着那发青的稻谷，吞咽着那香甜的芒果浆。她睡了。稻谷，芒果，都是可以充饥的东西。她睡了。她醒转过来，看着眼前。在采石洞的右侧，除了那地势较高的菩萨城之外，在天地之间，惟有她那怀了孕的小女子瘦削的身影。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以为是什么都没有，然而一切都麇集在那里。在洞里萨湖时，也以为是什么也没有的，其实，在到达这里之前，她是多么无知。在采石洞的左侧，就是豆寇山脉，那里树木参天，那些粉红色的还有绿色的采石洞，在山坡上张着大口。声音不断从那里传来，那是一种带链条的机械发出的声音，还有什么东西沉重的垂落声以及洞口边的人喊声。这种情形发生多长时间了？

这豆寇山脉，在她的身前身后打破宁静，有多长时间了？这条河流是在雨后才满是泥沙的吗？又是一条河流，把她引到这里。

肚子愈来愈鼓。肚子扯着她的裙子，天天往上提，她走